

中国传统节日系列之 我们的

主编：彭国梁 杨里昂

鬼节话鬼

七月半，是寄给逝去的长辈烧包的。包上自然要写上逝去长辈的大名，还要有一些客气的话，如“上德”之类，并告之“纸钱一封”或“纸钱两封”之类，当然，孝敬者的名字也要附上。



此中国境内之鬼节也。每年清历七月十五日
十月初一日各姓户照此版内图烧纸钱
高二尺高五尺宽祭之也

中元节

湖南出版集团

HUNAN PUBLISHING GROUP



岳麓书社

我们的中元节

江南水寺中元夜，金粟栏边见月娥。红烛影回仙念近，翠鬟光
动看人多。香飘彩殿凝兰麝，雾绕轻衣杂绮罗。湘水夜空巫峡远，不
知归路欲如何。

主编 彭国梁 杨里昂



湖南出版集团

HUNAN PUBLISHING GROUP

岳麓书社



道教的符咒

金山，银山，扫帚
 姑姐上天，扫得
 起，欢欢喜喜，不
 起，自寻人，自寻
 姑姐，神，神，神
 灵有效，快，快，快
 不要等到黄道之
 日来，黄道之
 桥难过，桥栏女
 子路难来。



孟兰节 /001

↓
 李茵 / 文

鬼节谈鬼 /005

↓
 郭立诚 / 文

乡村的鬼故事 /011

↓
 陈川 / 文

看那些美丽女鬼 /013

↓
 马瑞芳 / 文

谈鬼 /018

↓
 孙伏园 / 文

鬼火的第二说 /020

↓
 流沙河 / 文

《鬼趣图》和它的题跋 /021

↓
 黄苗子 / 文

“鬼城”记游 /026

↓
 周翼南 / 文

鬼节扶乩 /031

↓
 谢宗玉 / 文

说鬼 /035

↓
 林庚 / 文

无常 /037

↓
 鲁迅 / 文

邻家的鬼 /043

↓
 章克标 / 文

钟馗——专事捉鬼吃鬼的

鬼王 /045

↓
 易夫 / 文

门楣挂吞口 /055

莲花灯 /058

↓
 李淑英 / 文

老虎和伥鬼 /061

↓
 夏元瑜 / 文

鬼故事 /065

↓
 邵洵美 / 文

乡人说鬼 /070

↓
老向 / 文

《太平广记》中的鬼故事(一)/073

鬼与狐 /074

↓
老舍 / 文

活无常和吊死鬼 /077

↓
许钦文 / 文

阎罗王揸摊 /081

↓
戴望舒 / 文

放河灯 /083

↓
周楞伽 / 文

关于无常 /085

↓
章衣萍 / 文

钟馗出处 /087

↓
张恨水 / 文

上海鬼语 /088

↓
徐蔚南 / 文

阎王请医 /091

↓
韩子康 述 薛永年 整理

手的消失 /093

↓
林徽音 / 文

鬼 /096

↓
叶紫 / 文

《鬼》杂志出版广告 /100

↓
高天楼 / 文

鬼的箭垛 /101

↓
曹聚仁 / 文

中元祭——给无墓的江村 /105

↓
凤子 / 文

孟兰夜 /107

↓
芦焚 / 文

《太平广记》中的鬼故事(二)/108

闹鬼的屋子 /109

↓
一文 / 文

鬼 /112

↓
梁实秋 / 文

鬼节诗词及歌赋选 /115

后记 /131



盂兰节

李茵

每年的七月半，是鬼节。

在我们乡下，从七月初一起，敬堂屋（祠堂）里，就摆上桌椅板凳，桌上还摆上水酒和三牲（鸡、鱼、肉）。这天一些有身份的老人，站在敬堂屋门口点上香和蜡烛，化些钱纸，还敲响放在灵主牌子那里的一口铜钟，当当地敲几下，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听到了，那是请祖宗的钟声。

然后是老人家站在敬堂屋门口，弓着背，低着头，嘴里一边说：“请，请，请……”一边往房子里后退。那是十分尊敬的样子，脸上还挂着笑容。一直把祖宗请到屋里桌子边了，再拿起酒壶洒洒、夹菜，嘴里还在不停地喊：请！好像老祖宗真的从阴曹地府里回来了一样。一日三餐，不同的新鲜饭菜，都是由好几户人家轮流供应的。绝对不能将今天的剩菜明天再来供的，那是要犯罪过的。而且每餐都要



十殿阎王图 民间绘画（湖南）



抛符 广东外销通草纸水彩画(清)

有人陪着(也可以换陪人)。

一直供到七月十二了,就可以把老祖宗送回去了,也有的到七月十五才送的。

七月初一起,鬼门关就打开了。不管是什么鬼都出来了,自由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小孩子晚上不要出去,怕碰到鬼,怕被鬼捉去的。所以七月份有个盂兰节。

盂兰节是要放焰口的(烧钱纸,撒吃食)。放焰口就是超度那些野鬼(落水鬼、吊死鬼、产风鬼,投不得胎、无家可归的鬼),怕他们出来作乱吧。潇湘街每年都在七月十五放焰口。每年都是在我们的街上放,就是我家的大门外面,因为那里是个丁字街口,四面八方都看得见。

七月半之前,街上的头头和主持公务的人,请几个人搬一些桌椅放在

丁字街口上,就搭台子了。两张大桌子叠起来,将四个桌子脚捆好。桌子上面再叠放一把椅子。站在地上的小孩子,都要抬起脑壳才看得见上面的椅子。看起来好高了。

到了晚上,天快黑的时候,请的和尚、道士们都来了。各张桌子上燃起了蜡烛,点上香。锣、喇叭、木鱼之类都摆上了。另外是一大簸箕的糯米团子(叫七月团子——给鬼吃的)。摆在桌上总有十来斤。本街的孩子们都来了,瞪着眼睛看着那雪白的像汤圆一样的糯米团子。来看热闹的人们也真不少。

老和尚披上袈裟,光着头皮,爬上那两张桌子叠起来的上面那把椅子上,坐着。打起锣来,还吹喇叭。很是热闹了。

和尚念到一定的时候,大概嘴巴也念干了,可能认为光讲空话还是不成的,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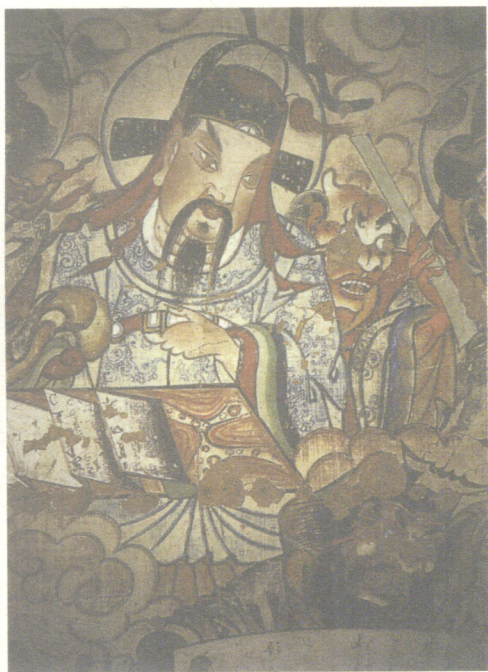
放河灯 《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情画》

进衣袋里，有的把衣襟扯起来兜着。大孩子们抢得多些，越小的越抢不到几个。还有被踩了手脚的。

后来小孩子们看到老和尚把那些糯米团子抛完了，就带着捡到的糯米团子回家去了。回到家里，他们把那些本来给野鬼吃的糯米团子拿出来，用碗装好，或用捞箕装着。明天早上要母亲煎着，或者煮着给他们吃。那是一餐美味的早餐了。

其实呢那些团子，老和尚从那么高的空中抛下来，掉在地上，那地是够脏的了。除了灰土不讲，还有很多鼻涕口水、小孩子的尿、挑大粪的洒漏的粪水。那街虽然每天也有穿“清道夫”背心的老倌子清扫，但只能扫去大的可见垃圾，如小柴棍子、西瓜皮之类。尤其是城门口这里是个丁字街口，过往的行人更多，也就更脏了。

着就将那一簸箕的糯米团子，由几个和尚抬着上了高台上，老和尚站在高椅子上抓起那些雪白的糯米团子，一把一把地抛向四面八方。这时在下面的那些看热闹的小孩子们，就在地上抢那些丢下来的糯米团子了。有的在地上捡起来就往嘴里塞，有的放



鬼节 陕西绥德义合镇东岳庙壁画(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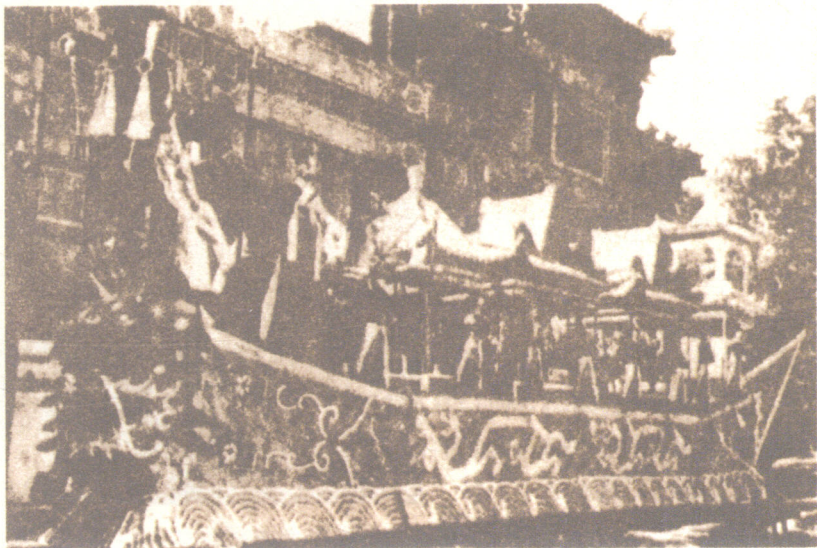


等盂兰节散场后,接着是烧钱纸。这不是烧包,而是烧给野鬼的。发财的人家烧钱纸给野鬼,是希望保佑他家发更大的财,将来会烧更多的钱纸给他们的。那是每个烧钱纸人的希望,也是他们向野鬼许的愿。而那些穷得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家,买点钱纸烧给野鬼。他们想那些野鬼肯定比自己还要穷,没有家室、没有田土,也没有房子住,什么都没有,终年在外游荡,多么可怜啊,烧点钱纸给他们,如果能在阴间保佑我赚点钱,发点儿小财,我一定会在来年烧更多的钱纸给他们的。

城门口因为是石头砌的,城门洞是很高大的,不怕起火,所以大家把钱纸和包都拿到那里去烧。那些烧包的把那些包用箩筐装着,用竹篾篮子提着,在城门口子那里一层层地砌,砌起来像个宝塔。再把那些金、银元宝放在中间。有的还有自己做的纸衣、纸裤,全都放在那个宝塔里了。这时就点火化包,化包的人很多的。那城门洞里好像是火山爆发了一样,火焰红红的,一堆一堆的。

好在包上都写着某某祖宗的姓名,不然怎么找得到?是否也有浑水摸鱼或者抢钱的野鬼呢?因为有的人家不但几箩筐包,还有多少串金银锭纸。那元宝好大一个,一串就不得了了。野鬼看了也会眼红的吧?你那么多,我们这一点点钱,要是野鬼守规矩不抢,我看野鬼比阳世间的那些抢犯、贪污分子觉悟就高多了,是吗?

北海公园中元节烧法船



鬼节谈鬼

郭立诚

农历七月俗称“鬼月”，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俗称“鬼节”，民间相传从初一起阴间就大开鬼门关，放出禁锢在那里的孤魂野鬼到人间来接受祭饗，人间为免受邪祟的干扰伤害，就举办“中元普渡”，设祭、唸经、放水灯、焚法船，甚至演唱“外台戏”来讨好这些野鬼孤魂，使他们不再为害，这个习俗，南北通行，只是祭典有丰有俭而已。佛教徒称为“盂兰盆会”，道教徒认为七月十五日是中元地官赦罪之日，都要举行法事，这个习俗始自唐代，宋代以来就渐渐普及民间，如今仍然未歇，算来也将近千年了。



小鬼 民间绘画(湖南)

古人说：“楚人信巫而好鬼”，这话到今天仍然具有几分真实性，

就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小时候在北京老家过中元节，家家都要祭祖，城里城外各大寺庙都要举行“中元法会”，白天唸经，晚上放“焰口”施食，然后把一条纸糊的“法船”送到水边焚化，就算完了。一进七月，街上小贩就卖纸糊的“莲花灯”给孩子们做应时的玩具，还有小贩从河里采来长柄的大荷叶，在大如翠盘的荷叶中心插

上一支小蜡烛卖给孩子们玩，七月十五日晚上街头巷尾，孩子们手里拿着“莲花灯”或“荷叶灯”，一面走一面唱“莲花灯，莲花灯，今几个点了明几个扔”。据说“莲花灯”是为孤魂野鬼照明之用，过中元节之后要立即烧掉或丢掉，否则就会招引鬼祟回家，家里养得娇贵的小孩，七月里一到黄昏就不许他到门外头去玩，也为了的是防止他碰到邪魔外祟的。

中元节大家祭祖也很简单，时常用新上市的瓜果为祭，就是古礼说的“中元荐新”，向祖先报告秋成之意，并没有像台湾那样盛大的“中元普渡”，杀猪宰羊，饮食若流的大排场。

后来我在南京做事，偶然在走过的巷子墙上看到“中元打醮”的“明心清单”，详列这个地区的里巷人家大家合资举办“中元平安醮”的账目，当时我也曾把它抄

更夫遇鬼 (点石斋画报)





马面

能够入土为安，又能按时享受子孙的血食祭祀，自然不会为祟，使人不安；若是“阳寿”未终，竟然横死，他死得不甘心不瞑目，就会“为厉”复仇。冤有头债有主，害人的凶手即或逃得了国法的制裁，也逃不了冤鬼的追踪，所以许多鬼戏就在舞台上扮演出来，虽是人为的“舞台效果”，可是那昏暗的灯光，凄厉的鬼哭却也使人看得毛骨悚然，对社会也收到一些吓阻的效果。

鬼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看过，照传统说法如果一个人真的见了“鬼”那就“危矣”，俗语说：“少年见鬼不出三年，老人见鬼就在眼前。”因此“鬼”是什么样子？具备什么特点？大概都是人们想出来的，比如古老的鬼故事，定伯卖鬼（见于晋干宝《搜神记》）这故事就讲出鬼的特征和鬼惧怕的事物。

南阳人宋定伯年青时有一次晚间赶路，遇到鬼，定

下来留作研究资料，可惜屡经搬迁，这个单子已找不到了。不过我还记得那清单所列用项比北京寺庙中元法会繁杂，比台湾中元普渡就节省多了，可见越往南越迷信，花在祭拜祈禳的钱也越多。

检讨“中元普渡”的起源实在就是古代的“厉祭”，“厉，恶鬼也”，人们怕横死凶亡的“强魂厉鬼”来作祟，就烧些纸钱，洒些浆水来贿赂他们，叫他们不要干扰人们，也由于这种怕鬼的心理，才有了这些各式各样的祭祀祈禳。

“鬼”是什么？人为什么“怕鬼”？这真是由来久矣，累积数千年的习俗和传说，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纠正人们的迷信怕鬼的心理，但愿我们的科学教育能够有效地制止这种迷信继续流传下去才好。

根据古书的解释是“人死为鬼，鬼者归也”，“鬼有所归，即不为厉”，所谓“有所归”就是他死后



牛头



分发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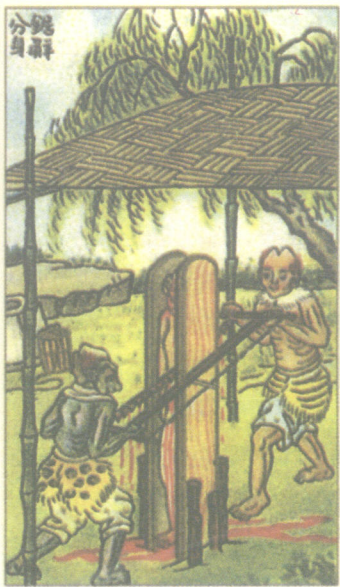
伯问他是谁？他说：“我是鬼。”鬼回问定伯，定伯说：“我也是鬼。”于是两个就结伴同行到宛市去，走了一会儿，鬼说：“这样步行太慢了，不如你担我走一段路，我担你走一段路，轮流走就不会疲乏了。”定伯说：“你的主意太好了！”于是定伯放下肩头上的担子，坐在担子里，由鬼担着，走了几里，鬼说：“你太重了，一定不是鬼，你骗我！”定伯说：“我是新死不久的鬼，身子才是重的，你既觉得重，你休息我来担你好了。”定伯担起鬼来，觉得轻如无物，一面走就跟鬼闲聊，他说：“我是新鬼，许多事都不懂，希望你指教，做了鬼有些什么该躲避的事？”鬼说：“别的还好，最可怕的就是壮年男人向我们唾口水。”走着走着就到了一条河边，必须涉水过去，定伯就让鬼先过，仔细听一点声音也没有，定伯涉水时听河水哗啦哗啦的响，鬼

又说：“你过水怎会有声音？你不是鬼！”定伯说：“我告诉你，我是新死的鬼，过水有声音也是常事，你不要怀疑。”这时候一人一鬼已然走了大半夜，定伯算计路程也快到宛市了，他就对鬼说：“你坐着，我担你好了。”走着走着已然要天亮了，鬼要下去，定伯就抓住不放，鬼大叫，他仍然不理，一直来到宛市，天已破晓，在晨光之下再看担子里的鬼已然变成一头羊，他怕鬼再变化，连连对羊头唾了好几下，牵到市上把它卖了一千五百个钱。卖鬼故事后来就传播开来，从此人们心目中的鬼是没有重量，走路没有声音，在月光下、灯光下没有影子的，人是阳，鬼是阴，鬼怕阳气盛壮的人。

邪不胜正，阴不胜阳，照理说鬼该怕人才是，但是人为什么谈鬼色变，怕得要命呢？固然是由于人胆小，对于不可知的事物感到恐怖，另外就是所谓“时衰鬼弄人”，凡是运气不好、流年不利的人或是身体虚弱、



酒魔



锯解分身

久病缠身的人都会遭到鬼的戏弄，不是走夜路遇到“鬼打墙”，就是遇到鬼祟，全身发冷，头痛呕吐，昏迷不醒。古人认为“打摆子”生疟疾乃是由于“疟鬼”捉弄，才有所谓“送祟”的行动。有名的迷信书《玉匣记》里就有逐日查祟方法，记着初一病者在哪个方向，遇到什么鬼，有什么病状，用什么东西送祟，一月三十天都写得很清楚，照书中指示去送，病者就可以痊愈，今天当然不再有人信这些了。

再有就是人怕横死或自杀的鬼“讨替”，“讨替”之说不知起自什么时代，“讨替”的事实是在最不合情理的行为。如果是“横死”的鬼那就该去找那使他“横死”的凶手，如果是走投无路被迫自杀就该去找那迫害自己的“祸首”，不管怎样讲，也不该去拉一个无辜的第三者去做“代罪”的羔羊。

也有人说：“以邪

招邪，以鬼招鬼。”如果你遇到什么拂逆不如意的事，一时想不开，觉得万念俱灰，生不如死，只要动了这个念头，就会招来鬼祟，诱你自杀。小说里常讲吊死鬼讨替，常常诱人去看窗外的仙景，当你探头去望时，绳就套牢你的脖子，必然一命呜呼矣！因此吾人必须乐观奋斗，常保持乐观奋斗的心情，不但可以转败为胜，还可以辟邪辟鬼，这方法实在比张天师的符还灵呢。

“鬼”的形象既是人凭想像虚构出来的，画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去画鬼，因此有些画家就借画鬼来骂世，作家也借写鬼来骂人，龚圣与生在宋末元初，他是画鬼名家，他画的常是人间的活鬼，不过这些活鬼却比阴森森的“死鬼”可怕，晚明时代有名的《钟馗斩鬼传》和清末的《何典》都是借鬼骂



望乡台



称鬼图 华岩(清)

一本皇历，以防万一，否则灯光变绿，屋里突然多了一个听众，那就真的是说鬼有鬼，惹来麻烦矣！

人的作品。

人怕鬼，鬼怕什么？鬼怕的事物可多啦，鬼怕桃木、怕人手中指的血、怕火，怕“易经”、怕“皇历时宪书”，由怕人中指血，进而怕红绸、红布、红纸，因此人们常用红布、红纸张贴门上，其效用据说和悬挂“八卦牌”、“照妖镜”是一样的。

人死了变成鬼，鬼若死了又变成些什么呢？古人说：鬼死为“𩺰”，据说用朱笔在黄表纸上写个“𩺰”字，贴在门上，鬼就不敢进来；又有人说唐代有个术士郑渐善驱鬼，鬼看到他的签名立即走避，当时人讲：“今善驱鬼唯渐耳”（见《宣室志》），后来以讹传讹，把“渐”、“耳”两个字合写在一起就成了类似的符咒的“𩺰”字，再变就成了“𩺰”。

北京人习俗灯下不说鬼，黄昏也不去探望病人，都是怕招来鬼祟，可是人们都喜欢刺激，越恐怖的鬼故事越爱听，听得身上寒毛根根竖立，只觉得脊骨发凉，却仍然想听下去，最好在手边放一

乡村的鬼故事

陈川



骷髅幻戏图 李嵩(宋)

那是鬼节，乡村的黄昏飘荡着农妇们焚烧纸钱的烟雾，那些曾经活着的人现在已经成鬼。他们已经在烟雾的缭绕中上路，他们要回到他们的坟场，回到他们的阴间世界。飘荡的烟雾随着他们而去。他们从阳间亲人焚烧纸钱中得到了许多冥币，所以他们已经上路，没有人知道他们通往阴间的路有多远。夜幕降临下来，烟雾已经散尽，这些曾经是活人、现在变成了鬼的阴人有的还在路上，有的到了属于他们的世界，像这个烟雾散尽后的乡村，有的人回到了家，有的还在乡村的巷道上。

黑暗中，乡村的场院里放着电影。同样是放映一个关于鬼的故事，一个狰狞的鬼捕捉到了一个活人，这时候，看电影的一个农人带着故事中鬼的形象离开了电影场。他感觉到有些饿，农人准备回家去吃夜宵。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同时也是走在去阴间的路上。农人很年轻，只是四十岁的光景。电影已经结束，人群都已散去，乡村进入了宁静的黑暗之中。农人的灶台上摆了一只灰色的碗，吃完夜宵的农人已经睡去。第二天黎明，家人发现他已经死去，农人死在了一个鬼节。葬礼如期举行，家人们在翻阅着他的照片以缅怀一个忠厚的农人。有一张照片引起了家人的注意，他们曾和农人亲临坟场，他们只是去上坟，一张无意间留下来的照片让家人们看到了照片上的黑影，农人正站在乱坟堆里，他的背后却站着一个黑影，黑影模糊的手伸向了农人。一个傻瓜相机留下的黑白照片让死去的农人的家人心生恐惧。



色魔

葬礼即将举行，堂屋里摆放着鲜艳的棺木，看守棺木的是死去的农人的侄子，躺在灵柩里熟悉的面孔没让他感到恐惧。疲倦让他睡去，他在睡意浓浓中听到了猫爬过棺盖的声音，他感觉到一只白色的猫将要掀开黑色的棺盖，一只猫的爪子摩擦棺盖的声音越来越响。农人的侄子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一口棺木安静地摆放在那里，堂屋里飞着一些蚊虫，昏暗的烛光在跳跃，他没有看见那只爬到棺盖上的猫。他重又睡去，睡意中，猫抓棺盖的声音又响起。农人的侄子那晚没能睡好，他在黎明时向亲人讲述着一只猫和一口棺木的故事。



色魔

棺木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被送往坟地，这个守护棺木的侄子已经在家醉倒，他用沉醉的方式，用已经死去农人的口吻讲述着一个农人通往阴间的路：在那个电影场里，农人被人拉了一下，人们都在看电影，谁会来拉农人？因此开初农人没有注意，这一次她不仅拉农人，还俯在他身上轻声地说，她已经等了他三年，今天无论如何农人得跟她走。电影场里全是拥挤的人群，俯在农人身上的是一个死去多年的乡村女人。因此农人离开了他的座位，离开了看电影的人群，这个女人走在前面，农人感觉到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农人不知道一个女人离家的路会这么遥远。女人告诉农人，她没有回家，每个鬼节的夜晚一个曾经死去的女人都跟农人在一起，然而，她接近不了农人，家鬼保护了农人。

农人不停地走，他越过了一片田野，他走过一座独木桥，他看着溪水漫过了桥面，水浸湿了他的脚。农人抬头看时，他看到了铅色阴云下的一只乌鸦，它在向农人不停地鸣叫，潮湿的水让农人的脚感到很沉重。那个女人走在前面，那是一个没有阳光的时空，女人穿了一套白色的衣服，农人看不到她的脚。他已经过了那座桥，铅色阴云下鸣叫的乌鸦已经飞走。穿白衣的女人打开了一道门，门立在那片乱石冈上，女人其实是打开一个白色的墓碑。她伸出手，女人用手把农人推进了墓地。事实上进入墓地的是他的灵魂，躺在床上只是农人的躯体。家人发现农人死亡时，只是发现了农人的躯壳，而一个农人的灵魂已经被一个走在通往阴间路上的女鬼所带走。